

1949-1979

广东散文特写选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I267
2662

1005841

1949 — 1979

广东散文、特写选

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编



XWTS 0013502

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1949—1979

广东散文、特写选

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编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860×1168毫米 32开本 18.5印张 1插图 427,000字

1979年12月第1版 197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3,000册

书号 10111·1171 定价 1.50元

编者的话

去年春天，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恢复活动后不久，就决定编选建国以来我省的小说、散文创作集，用这套选集推倒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所谓“文艺黑线专政论”和“空白论”，并作为本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三十周年的一份献礼。

截至今年二月止，共选编了老、中、青作者的中、短篇小说三集，散文、特写一集。这些作品，用不同的形式和风格，从各个方面表现了解放以来我省广大人民群众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，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焕发的精神面貌，反映了我省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、兴旺，显示了我省文学队伍的发展和壮大。

选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曾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，有的已收入专集或结集出版，在读者中留下不同程度的印象。这次编选时，个别篇章曾由作者或编者作了某些修改。为了使读者能看出时代脉络的发展，全书目录编排以发表或出版时间（也参照内容）为次序。中、短篇小说部分按五十年代、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分装为三册，散文、特写部分合装为一册。

三十年来，我省的小说、散文创作数量丰富，人材辈出，但

因人力、时间、篇幅的困难及材料搜集等许多限制，这次收入选集里的作品只能代表其中的一部分，肯定还有遗漏欠妥之处；所选的作品也未必都能代表作者的水平。我们在此特向作者和读者深致歉意。

三十年过去，弹指一挥间。回顾以往的岁月，我们的文学事业和队伍在生活的惊涛骇浪中是经受住严峻考验的，在万恶的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惨无人道的摧残压迫下也没能把我们打垮、砸烂。粉碎“四人帮”，文艺得解放。在今后更长的日子里，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，让我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，再接再厉，沿着新长征的道路奋勇前进，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吧！

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

一九七九年二月

目 录

陈妹和她的歌.....	司马文森 (1)
廖五的家书.....	谷 柳 (12)
一个牵猪郎的人.....	周 围 (17)
友 爱.....	管念祖 (27)
旅 伴.....	谷 柳 (31)
红堡垒.....	杜 埃 (41)
莺歌海.....	林建征 (54)
深山贵客.....	紫 风 (67)
前进的足音.....	马荫隐 (78)
大东山散记.....	欧阳翎 (80)
大 海.....	林 遐 (90)
新会行.....	华 嘉 (94)
重 逢.....	叶塞林 (101)
一棵小铁树.....	谭 尧 (105)
华侨之家.....	杨 嘉 (111)

和稻奋相处的日子.....	杨 奇 (116)
严重的斗争.....	欧阳山 (121)
沙田水秀.....	陈残云 (137)
迁坟记.....	秦 牧 (145)
在一个华侨农场里发生的.....	李 门 (150)
梳髻修眉上岸来.....	紫 风 (167)
古城新变记.....	韩北屏 (171)
为国际妇女节致远方朋友.....	郁 茹 (180)
渔家姐妹.....	黄伟宗 (185)
南国花市早占春.....	张 緯 (190)
一丛鸡冠花.....	韦 轩 (194)
夜游珠江.....	关振东 (197)
罗浮礼赞.....	杨 奇 (202)
谷穗串成的诗篇.....	郑 莹 (207)
蜗 牛.....	韩 萌 (212)
万顷沙.....	肖 伶 (215)
松树的风格.....	陶 铸 (221)
太阳的光辉.....	陶 铸 (224)
珠江岸边.....	陈残云 (229)
广海日出.....	关振东 张 緯 (237)
爱 竹.....	杨 石 (242)
上尖峰.....	林建征 (247)
金钱炮.....	李筱峰 (254)
花尾渡.....	易 征 (257)
你听.....	茜 菲 (262)
人民万岁.....	陈善文 (265)

榕树的怀念.....	贺 青 (270)
小屋记风.....	牧 惠 (275)
沙田赞.....	华 敏 (286)
风 箏.....	龙 奇 (292)
碉 楼.....	容希英 (296)
潮汕巾帼赋.....	黄廷杰 (300)
短筒寄深情.....	仇智杰 (305)
红陵旭日赞.....	欧阳山 (310)
种子赞.....	贺 青 (318)
罗岗香雪为春来.....	陆国松 (319)
贴春联.....	章国栋 (323)
水.....	范怀烈 (327)
仙鞭赞.....	贺 朗 (332)
勐流春景.....	于 逢 (337)
写在记忆深处.....	司马玉蒙 (342)
海内存知己.....	杨 群 (347)
撑渡阿婷.....	林 遐 (354)
土 地.....	秦 牧 (359)
古战场春晓.....	秦 牧 (366)
上 京.....	杨 石 (371)
山 颂.....	杨 石 (376)
椰风海韵.....	黄向青 (379)
通什风情.....	黄向青 (384)
老同学.....	梁梅珍 (390)
花 期.....	周 敏 (394)
在白马井渔港.....	吴 之 (399)

秋天的奖赏.....	野 曼 (408)
神泉海哨.....	陈焕展 (415)
春天的脚步声.....	唐 瑜 (419)
绿寨红松.....	张振金 (423)
海陵散记.....	杜 埃 (429)
重访水乡.....	陈残云 (440)
云 雀.....	于 逢 (448)
南山颂歌.....	黄虹坚 (455)
贴心船.....	余松岩 (461)
幸福河.....	徐启文 (472)
飘动的篝火.....	罗德祯 (476)
海珠桥抒怀.....	曾 炜 (485)
文传碧海千秋业.....	曾敏之 (491)
“深情注视壁上人.....”	秦 牧 (501)
虎门春晓.....	沈仁康 (509)
登 临.....	郁 茹 (514)
当我走进考场的时候.....	黄 茵 (524)
陵园春秋.....	陶 萍 (528)
黄昏颂.....	柳 嘉 (536)
山水篇.....	岑 桑 (539)
买书有感.....	章 明 (544)
泥土之歌.....	周 敏 (548)
巍巍梅岭香雪飘.....	杨羽仪 (554)
当你还是一朵花.....	岑 桑 (567)
丽日红官.....	王 曼 (571)
劫后银花带血开.....	孔捷生 (576)

陈妹和她的歌

司马文森

我们刚下来的那天，找不到文化站。正在村里乱走，偶然碰到的就是她，她自告奋勇地对我们说：

“我带你们去。”

在路上，她机警而热情地向我们打听：从哪里来，为什么事来，要住几天，一连串提出许多问题。她一直把我们带到文化站，交给那个负责文化站工作的王永同志，才客客气气地告辞。

当我们在文化站住定之后，又常常碰到她。

这个十五岁、看来却比实际年龄小得多的农村姑娘，和文化站的关系似乎很密切。除了上学和在田间进行农事活动，她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儿。实际上，在这个生产重点乡、文化重点乡里，这个文化站已经成了团结一切青年男女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的中心；农村剧团设在这儿，黑板报、广播站、读报组以及文艺组，也都设在这儿。

来的人虽然多，但最受公众欢迎的，还只有她——陈妹。

陈妹有一副皮球型的圆胖的面孔，两条结着红丝线的长辫子，和两只大而发光的眼睛。她的眼睛，大胆、坚定而固执。她

的小嘴巴，生来好象就只为着要歌唱、要笑。她喜欢唱歌，人到什么地方，歌声和笑声也到什么地方。

从外头来的同志一多，管伙食的那个小王忙不过来，陈妹在家里一吃完饭就过来帮忙。大家对小王似乎不大满意，他懒而且牢骚多，人来的多，他就撅起嘴巴，不起劲。可是当陈妹一在厨房出现，整个形势就变了。她唱，小王也唱，工作起来也不象“死蛇一个样”了。同志们要求陈妹唱，她也从不推却，但她会对你声明，她唱的只是些本地山歌小调。连古老的民歌在内，她会唱几百只不同的歌仔，还会自己编，有时外面有人来参观，文化站举行欢迎晚会之类的会，她就能即时把欢迎词编成山歌唱出来。

因此，文化站在把她介绍给外来的同志时，常常这样说：“这是我们这儿的农村小诗人！”

你以为她除了会笑、会唱、会编歌仔之外，就做不了别的事？那你就错了。

*

*

*

她在这儿名气很大。

正如所有从外头到这儿来参观的人一样，当我从王永口中知道陈妹这个人名，就被她吸引住了。

别说她小，笑起来，象个不懂事的孩子，她的来头可不小呢。

王永给我数了数她的身份：是《农民报》通讯员，《广东民兵报》通讯员，本乡黑板报通讯员，文艺组组员，读报小组组长，互助组骨干，青年团员，少年先锋队辅导员。

她写过不少山歌，又是本乡歌唱能手，她的作品在《农民报》不只一次发表过，编报人还在她的作品前头加按语说：“这是一个农村小诗人，我们认为她的作品写得很好，可以作为农村读报组的演唱材料。”

经常在本乡黑板报出现的反映真人真事的山歌，有不少就是她写的。她的山歌一发表，“屋顶广播站”就把它广播出来，很快在全乡传诵开了。

有时，广播站也请她自己上屋顶去广播。当她用洪亮清脆的声音对着广播筒，在唱自己的作品时，农民们就会放下手中工作，倾听着说：“是陈妹在唱。……”

谁给陈妹在黑板报上表扬过，谁就觉得有光彩；

“人家陈妹还在黑板报上表扬过哩。”

给她在黑板报上批评过的人，就显得十分难堪；

“还说什么，连陈妹也在黑板报上批评过。”

本乡的邮政代办所，每隔三天，快到吃午饭的时候，就有多人围在那儿等邮递员，等《农民报》。报纸一打开，他们就先找找看，有没有陈妹的山歌发表出来。

那个邮政代办所所长，每次把信件从邮递员手中接过来，有人想去打听是谁的信来了，他就会说：

“还用看！都是寄给陈妹的。”

本乡人，接到外来邮件最多的是陈妹。邮件里面有报社的信，读者的信，还有她用发表作品所得的稿费去订阅的报纸杂志。

陈妹并不是农村知识分子。

她在家里是主要劳动力，在互助组中是骨干，土改前是文盲。

但她怎样成为农民小诗人呢？

说来还有一段经历哩。

解放前她家里没有田地，但人口却有六个。爸爸靠做长工养活大家，她自己很小就到附近一个地主办的纱厂做工，要做十二

小时的工，没有工资，每天只有三顿吃不饱的饭。有时做得疲乏，支持不住，打起瞌睡来，老板来查工，就会用发亮的皮鞋踢她：

“我请你来睡觉的？滚！”

陈妹那时并不象现在那样是皮球型面孔，而是下巴尖尖瘦瘦，活象只小猴子。有人说，她长得小，就是那时给饿坏打坏的。

但她是乐观的。在工厂时提心吊胆，怕人家把她踢出大门口，十分小心谨慎，连笑声也不轻易发一个。放了工，她就活跃起来。

当时，村上有一种私人集会的地方——“闲间”。一到晚上，妇女们就聚集到自己的“闲间”去。她们在那儿唱着一些古老的哀怨的民间故事的唱本，唱着描写男女间痛苦心情的抒情曲子。当人们痛苦、不满现状的心情无法正面发泄的时候，就把那心情寄托在对这些古老歌词的演唱上。

陈妹从那儿学会了歌唱。又因为她聪敏，智慧，声音洪亮，就渐渐成为她们那一群人中的歌手了。

陈妹常常在想：“唱这些古老的歌词有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闲间”里，住着一些年青姑娘。青年人，不满意那些古老歌词，就自己动手来编新歌词。对婚姻不满的，唱出她的痛苦心情；对别离多年远在南洋的亲人想念的，就唱出她的思念。

陈妹还小，不懂事，但她也有心事：为什么她们不能象个人样活下去？为什么她要去做十二小时工，还要经常挨打？她把这些心事编进歌里，唱出来了。但她们都不敢大声唱，不敢在公众地方唱，只能偷偷地，偷偷地唱着。……

土地改革时，毛主席派来的人到了。

陈妹的爸爸是“根子”，有工作队同志住在她们家里。

陈妹和她爸爸一样被发动起来，并且成为土改中的积极分子。她把住在“闲间”的几个年青妇女发动起来后，又去串连那些妇女中的苦主。她对她们唱自己编的歌，诉说了几千年来农民弟兄的苦情。

王永说：“她的歌真实、亲切而动人。听过她的歌的，没有人不感动，没有人不被鼓动起斗争热情。……”

村上准备召开一次斗争大会，她知道就要斗那个曾用皮鞋踢过她、为全村人所憎恨的恶霸地主了，她便又回到纱厂那些姐妹中去，发动她们，搜集材料。

在斗争大会上，坐在最前面的，在一大群情绪紧张而激昂的妇女当中，有一个矮小而坚定的小姑娘，她胸前飘着美丽的红领巾，高高地站在椅子上，握紧小拳头，用她那洪亮有力的嗓子，领导大家呼喊口号。

那个人，就是她：陈妹！

恶霸地主在台上颤栗了，但他还在挣扎，他痛哭，频频对大家点头“认罪”。但对自己的重大罪行，却一口推开，狡辩撒赖。

陈妹严肃地注视着群众的反映。他们在低声议论着：

“他认了。”

“低头啦。”

“说的也差不多……”

“不对，”陈妹想，“大家要上这个坏家伙的当了。”

她从座位上站起来，对大家说：

“这个坏家伙在耍阴谋，认小不认大的，对自己的重大罪恶一点也不承认！他就是这样清白，这样好吗？不对，完全不对，

不信，你们就听吧，我来给他算一笔账。……”

她真的给那坏东西算起账来了，但她不是说出来，而是唱出来。

她那愤恨有力的歌声，她那有血有泪的控诉，深深打动了会场上参加斗争的农民弟兄。形势变了，愤怒的浪潮又重新被鼓动起来，有人站起来揭发他的阴谋，有人流着泪诉说自己所受的苦楚。

王永说：

“那个恶霸地主，就这样给斗下来了。”

* * *

王永告诉我，陈妹现在是四年级学生了。

我问陈妹：“你什么时候进学校的？”

陈妹微笑着说：“土改后，村上许多人都要求学文化，我也报了名。”

“你是第一次学文化？”

“不，”陈妹摇了摇头说，“土改前我就认得一些字了。”

“在识字班学的？”

“哪，”陈妹说，“解放后不久，爸爸把弟弟送到小学去读书，晚上我就叫弟弟把他在学校学的教我。后来，村上办了识字班，我又进去读。就是内容太浅了，我不满意。……”

“你进了学校，家里生产怎么办？”

“土改一完，我们就组织互助组了，大家一起干还怕什么！农忙时我请假，平时只读半天，半天出来做事。”

“功课赶得上？”

王永从旁插嘴说：“你怕她赶不上？她还跳班哩！她老嫌功课浅。……”

“现在还想再跳吗？”

陈妹望着王永说：“王永哥说这样不好。”

“要不是他这样说，你又想跳是吗？”

我的话还没说完，已经引起她一阵大笑了。

“在学习上她是模范，”王永说，“生产上也是模范。……”

陈妹的互助组是本乡三个有基础的长年互助组之一。

本乡妇女和粤东各平原地区的妇女一样，在当时没有在农村做农业工作的习惯。陈妹带头搞生产，组里的妇女便也跟了上来。陈妹在黑板报上又编了山歌及时表扬她们，宣传劳动光荣。

“妇女参加生产阻力大，在那时谁家都会碰到的，”王永说，“就是自己要下田还不大好意思。有人带头去了，还有谁不跟的？下田的妇女一多，成了新风气，那些不下田的，反而觉得不好意思了……”

陈妹的互助组从组织起来到巩固，也不是容易的事。有几次就因为评工计分、排工问题，差点散了伙。陈妹为这些事情着急起来了，她把这种情形反映到党支部和《农民报》去，请求帮助。《农民报》寄了许多材料给她，党支部叫她在组里开展读报活动。她在组内读了报，把各地互助组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介绍给大家。当她们组稳定之后，她又到别的组去读报，去宣传那些解决困难的好办法。她又把这些好办法编成山歌，在屋顶上广播。

这样，就有许多互助组来请她去读报。陈妹又成为本乡中的读报能手。

*

*

*

除她们自己的互助组外，陈妹还领导着一个“读报组”。

王永告诉我：

“这个读报组很出色，应该去看看。”

在一个春雨连绵的晚上，我们几个人就去参加这个出色的“读报组”的活动了。

“读报间”并不大，设在一座“大厝”内。当我们到时，房间内已挤了满满一屋子人，煤油灯发出明亮的光，照耀着二、三十副兴奋愉快的面孔。

在读报组组员中，有上了年纪的老婆婆，有年青愉快的妇女，也有一小部分精壮男子。他们有的盘着腿挤在“懒佬床”上，有的整整齐齐地坐在板凳上，嘻嘻哈哈地在谈家常，开玩笑，空气很活泼，以至于有生人出现，也没有引起什么反映。

陈妹严肃地坐在当中，低声地和旁边两位青年在谈什么，看她这时的神气就象一个成年人一样。

当她宣布读报开始的时候，空气马上就变了，不再有人交谈，也没有人嘻嘻哈哈地开玩笑，大家严肃认真地望着她。

我看见她，拿起那份当天送到的《粤东农民报》，条理分明地宣布说：

“今天我们读报的中心是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。……”

她选择其中一段，用平和而亲切的语调读了起来。她每读完一段，就把报纸放下，望望大家，似乎想从里面看出一些不同反映。之后，她就跟大家讲解。她的讲解是很生动的，她说的是本乡本土的事，讲的是为大家所熟悉的具体人物和事件。比如说，当她读到“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解决互助组中所难以解决的一些矛盾”时，她就联系到她们那个互助组，从组织起来到现在曾发生过哪些难以解决的矛盾。这些实例的说明，引起了许多议论，很多人都跟着摆自己的实际困难来了。她紧紧地掌握着这种情绪，让大家都充分地发表了意见，摆出了问题，然后又读下去。

一段新闻阅读解释过后，她就问：